



仍止厚次第

明張忠烈公文集目錄

紀畧

北征得失紀畧

疏

陳南北機宜疏

啟

十、上監國魯王啟

反、上監國魯王啟

廿、上監國魯王啟



上監國魯王啟
賀延平藩王啟

書

上延平王書

與林用圭書

與偽鎮張維善書

原不在此張亦思書

答延平王長子書

答閩南縉紳公書

答毛參謀書

答唐枚臣書

答偽部院趙廷臣書

答偽安撫書

復盧牧舟大司馬書

復曹監軍書

復偽提督田雄偽鎮張杰偽道王爾祿書

復偽總督郎廷佐書

檄

上、海師恢復鎮江一路、

序引

仁、羅子木詩集序、

文、徐允巖詩集序、

川、曹雲霖詩集序、

昭、陳文生未焚州序、

水、僧履端詩集序、

州、送馮生歸天台序、

北、梅岑山居詩引、

水、冰槎集引、

水、奇零草自序

記

上、山頭重築海塘碑記、

論

以、李陵論。

以、張子房報韓論。

祭文

一、祭海神文。

一、祭山神文。

一、祭監國魯王表文。

一、祭延平王文。

一、祭建國公鄭羽長文。

一、祭平夷侯周九苞文。

一、祭定西侯張侯服文。

一、祭四叔父文。

自用研銘

按此板刻本經跋題正臣書一篇而多缺林用圭書一篇共四十一篇

正氣年無足字

北征得失紀畧

此書他本皆作北征錄而此作得失紀畧其和取據何處首尾卷不先牛原也以此

余自乙酉倡大義於甬東距今已亥十有五載矣其

間棲山蹈海艱險備嘗俱無足論猶憶丁亥歲持節

監定西侯軍西征遭颶風覆舟陷閩中七日得間行

歸海上嗣後三入長江登金山掠瓜儀而師徒單弱

迄鮮成績至戊戌追隨賜姓延平藩北伐抵羊山復

遇風碎舟返旆踰年歲在己亥仲夏延平藩全軍北

指以余練習江上形勢推余前驅抵崇明余謂延平

崇沙乃江海門戶且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為老營

不聽既濟江議首取瓜步時虜於金焦間鐵索橫江

夾岸置西洋大炮數百位欲遏我舟師延平屬余領

袖水軍先陸師入余念國事敢愛軀命遂揚帆逆流

而上次炮口風息流迅舟不得前諸艘鱗次且進且

却兩岸炮聲如雷彈如雨諸艘或折檣或裂舟帆水軍

之傷矢石者且骨飛肉舞也余叱舟人鼓棹逆入金

山同艚數百艘得入者僅十七舟而本轄則十三嘻

危哉次早藩師薄瓜城一鼓而殲滿漢諸虜殆盡乘

勝克其城延平即欲直取石頭余以潤州寔長江門

戶若不先下則虜舟出沒主客之勢殊矣力贊濟師

鐵甕而延平猶慮留都援騎可朝發夕至也余謂何

不遣師先搗觀音門則建業震動將自守不暇何能

分援他郡延平意悟即屬余督水師往且以直達蕪

湖為約夫蕪湖固七省孔道商賈畢集居江黃下流

為江界鎖鑰重地况踰金陵歷采石懸軍深入此不

可居之功也余一書生耳兵復單弱何能勝任雖然

倡義之謂何顧入中原而不圖恢復耶余何敢辭於

是江潮縮胸水下如駛海舟行遲余易沙船牽挽而

去氣集無通字

字集本在下

有舟字

正氣集下高作軍

正氣集直作靴

正氣集到於下

有而字

正氣集林作暇

正氣集苦一作楚

正氣集懷作這

前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賣版圖迎王師。蓋彼都人士。知余姓名有素。故遮道來歸。迄余抵儀。先一夕。延平已遣李將軍單騎往撫。余輒引去。闔郡士民焚香長跪雨中。固邀余登岸。不獲。已登江濱公署。延見慰諭之。衆以李將軍無兵。恐虜騎突至。則無以扞牧圉。咸稽首留余保障。余迄不可遂行。鷓首所向。遺民無不辨。香相送者。而濱江小艇載果窳來貿易。如織。若不知有兵者。余顧而樂之。以為儼然王師氣象。矣。舟次六合。得報藩師已於六月廿四日復潤州。余計潤

正氣集首作款

辨

正氣集首作款

通園

正氣集末句易

正氣集末句有兵

者為者字

通園本心下作

既下正氣集末句

通園本心下作

正氣集末句有

通園本心下作

城已下。藩師由陸還北。雖步卒皆鐵鎧。難疾趨。日行三十里。五日亦當石頭城下。即作書致張茂之。所號為五軍者。謂兵貴神速。若從水道進師。巨艦逆流。遲拙非策。余恐後期。因晝夜牽纜。士卒瑟瑟。行蘆荻中。兼程而進。抵觀音門。乃六月廿八日也。不意藩師竟從水道來。故金陵得嚴為之備。余艤棹觀音門兩宿。藩師戰船無一至者。余乃發輕舟數十。先上蕪湖。而身為殿。泊浦口。七月朔。虜偵我大艖尚遠。遂發快船百餘。載勁虜。侵晨出上新河。順流而下。擊棹如飛。余

左右不滿十舟且無風戰不利幾困忽一帆至則余
轄下犁舟也余既乘之復戰後餘續至虜始遁去而

日已曛矣詰朝整師前進虜匿不出余部曲馳報江

浦已破蓋余方與虜對壘也先一哨越浦旁掠止七

卒抵江城城中虜騎百餘開北門遁七卒遂由南城

入保亦一奇也捷聞延平止余毋往蕪關而且扼浦

口以撫江邑此七月初四日事也翌日延平大軍亦

抵七里洲正商量攻取建康而余所遣先往蕪湖諸

將捷書至蕪湖已降矣當時上游聲靈丕振而留都

守禦亦堅延平謂余蕪城又上游門戶倘留都不旦

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知非公不足辦此余謙讓至

再延平但促余旋旆是率本轄戈船以行而幕府之

謀自此不得與聞矣七日抵蕪城傳檄諸郡邑江之

南北相率來歸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

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

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縣巢縣歙縣含山舒城廬江

高淳溧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為以及和陽或招降或

克復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焉先是余之按蕪也

白氣集克復外

犁舟章亦利生船
御本作犁船
適園本利生船
正氣集作犁船
余即東正氣集

適園本均作余
中道乘
江浦已破去氣集
作已復

正氣集南城下有
白字
上二下也正氣集
作一上亦誤

正氣集本適園本
均作七里洲
正氣集適園本均作高略
以蕪湖已降節亦作蕪城

正氣集作已復

七日正氣集適園
本均作七月

正氣集適園本均
缺南寧二字誤蓋
無而寧字不在此
為一也

白氣集克復外
攻克

正氣集作舟不爲方

割

正氣集游作流
通國本同

正氣集通國本
注師本鎮一作
師本鎮一作
師本鎮一作

正氣集作於一傑姑

通國本作於一傑姑
射城中

正氣集通國本均
作集不取

正氣集通國本
通國本同

正氣集通國本
通國本同

正氣集通國本
通國本同

正氣集通國本
通國本同

兵不滿千船不滿百惟以先聲相號召大義為感乎
騰書縉紳馳檄守令所過地方秋毫不犯有游兵闖
入擄掠者余擒治如法以故遠邇壺漿恐後即江楚
魯衛豪雄多詣軍門受約束請歸襁褓相應余相度
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郡以扼上游
一軍據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徧新安而身
往來姑熟間名為駐節鳩茲而其寔席不暇煖也余
日夜部署諸軍正思直取九江然延平大軍圍石頭
城者已半月初不聞發一鏃射城中而鎮守潤江將

帥亦未嘗出兵取旁邑如句容丹陽寔南畿咽喉地
尚未扼塞故蘇常援虜得長驅入石頭余聞之即上
書延平大畧謂頓兵堅城師老易生他變亟宜分遣
諸帥盡取畿輔諸郡若留都出兵他援我可以邀擊
殲之否則不過自守虜耳俟四面克復方可以全力
注之彼直檻羊穿獸耳無何石頭師挫緣士卒釋戈
而嬉樵蘇四出營壘為空虜謀知用輕騎襲破前營
延平倉卒移帳質明軍竈未就虜傾城出戰軍無鬪

竟大敗時余在寧國府受新都降報至遽返蕪已

正氣集復字作
據字

正氣集復字作

正氣集復字作

正氣集復字作

正氣集復字作

正氣集復字作

正氣集復字作

正氣集復字作

七月廿九日矣。初意石頭師即偶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揚帆。即揚帆必且復守鎮江。余故彈壓上游不少退。而虜酋郎廷佐哈哈木管效忠等遺書相招。余峻詞答之。太平守將叛降於虜。余又遣兵復取太平。生擒叛將伏誅。然江中虜舟密布。上下音信阻絕。余遣一僧賫帛書。由間道款延平行營書云。兵家勝負何常。今日所恃者民心耳。况上游諸郡邑俱為我守。若能益百艘相助。天下事尚可圖也。倘遽舍之而去。如百萬生靈何。詎意延平不但舍石頭城去。

且棄鐵甕城行矣。留都諸虜始專意於余。百計截余歸路。以為余不降必就縛。各將士稍稍色變。而刁斗猶肅然。余據城邑與虜格鬪。存亡共之。復念援絕勢孤。終不能守。則虜必屠城。余名則成於士民。何辜而轄下將士家屬俱在舟。擬沉舟破釜。勢難疾馳。欲冲突出江。則池州守兵又調未集。忽報諜虜艘千餘已渡安慶。余慮其與虜值。眾寡不敵。因部勒全軍指上游。次繁昌。舊縣池兵亦至。共議進退。咸言石頭師即挫江楚尚未聞也。我以艨艟解竟趨鄱陽。號召義勇。何

正氣集續作

不可者若江西畧定。回旗再取四郡。發蒙振落耳。乃
決計西上。初七日次銅陵。海舟與江舟參錯而行。未
免先後失序。余一軍將抵烏沙峽。而後隊尚維三山。
所與楚來虜舟果相值。余橫流奮擊。沉其四舟。溺死
女真無算。以天暮各停舟。夜半虜舟遁往下流。砲聲
轟然。轄下官兵誤為劫營。斷帆解纜。一時驚散。或有
轉蕪湖者。或有入焦湖者。西江之役已成。盡餅矣。余
進退維谷。遂沉巨艦於江中。易沙船。由小港至無為
州。擬走焦湖。集散亡為再舉計。適英霍山義士來。遮

正氣集續作

正氣集續作

正氣集續作

正氣集續作

正氣集續作

說焦湖入各水澗。未可停舟。不若入英霍山寨。可持
久。余然之。因盡焚舟。提師登岸。至桐城之黃金弼。有
安慶虜兵駐守此地。乃入山隘口。余選銳騎馳擊之。
奪馬數十匹。殺虜殆盡。遂由奇嶺進山。一望皆危峯
峭壁矣。余轄下將士素不山行。行數日皆趺。且多攜
眷挈輜。日行三十里。余禁令焚棄輜重。而甲士涉遠
多疲。余雖知有必長坂之敗。而赴義之衆何忍棄置
亦。按轡徐行。八月十七日。已入霍山界。去縣治七十
里之遙。而所稱陽山寨者。直咫尺間耳。寨在山側。可

正氣年作諸之補容萬人饒水泉而多義旅近為虜招撫有一褚良甫

者亦義師受虜符據寨中余令將佐先以書往通欲

借寨屯衆而彼已聞石頭師控有向背心堅不納而

寨居險萬夫莫能仰攻余札東灣溪嶺思走英山入

將軍寨但將士疲甚偶語沙中俱以途窮為憂余強

起披行占一數四課俱空陷余大驚因申令詰朝早

發是日余率騎兵前驅但慮前有敵人而豈意追騎

之躡其後哉余方踰嶺後軍忽報虜奄至急回馬而

旗靡轍亂士卒皆驚竄山谷中虜騎已當面矣余顧

左右止二十餘騎步卒不滿百因勒馬高坡以待後

軍稍集而擊之詎料後軍已為截斷首尾不相顧矣

正氣年復合作漸石虜騎復合余念鬪死無名單騎突圍走止一僮攜印

相隨馬嗟乎余之入山非畏避死也尚圖控聯江楚

收河南之大俠雲擾中原天下事未可知也奈何孤

軍無援鼓聲不振卒以潰敗東灣不為控扼者幾希

天耶人耶余去敵稍遠而土人利散兵財皆手挾烏

銃游奕四山余牙門將逃而復返與余值呼之偕行

紆迴山崗間迷失道土人在山麓者覘知即趨至山

正氣年作諸之補

正氣年作諸之補

正氣年作諸之補

正氣年作諸之補

正氣年作諸之補

正氣年作諸之補

正氣年作諸之補

正氣年作諸之補

正氣年作諸之補

正氣年作諸之補

正氣年作諸之補

正氣年作諸之補

正氣年作諸之補

正氣年作諸之補

正氣年作諸之補

正氣年作諸之補

正氣年作諸之補

正氣年作諸之補

正氣集作匿余
山卡通園本外

匿余以戶口

正氣集作導余

出余二人姓定順

而今將趨行下

作而余將注數

行下

正氣集作不面土

人果復來裏

此粟相約

乘月而去

川西行而

初余作始余

十折而後作十折

見血

正氣集通園本長

引均作吾聲

往道作道往

而村正氣集作

村中道園本同

意相逐問作競

前逐向以如甚

於此作風聲甚

攝其後作地甚

阻去路。余出百金為壽。土人即送余山麓。期以日暮

導余出山。三人始變服。而余將欲趨行下。惟恐土人

之叵測也。余曰：死固我分也。藉土人叵測。吾當明言

姓氏。令昇至建康。從容就義耳。不然者。脫虎穴。知是

蓋有命焉。及酉。土人果來導余。復裹脫粟相餉。食畢

乘月而去。一夜行七十里。皆羊腸鳥道。崎嶇特甚。初

余在馬上。着靴。後舍騎而徒。偶得雙鳥。納之。寔不容

足。中宵涉水。履益加窄。迨曉。十指殷踵。盡裂。余尚竭

蹶奔趨。而腹且餒。乃望門投止。謀朝炊。主人問所從

來。導者答余為館師。余將為賈客也。皆以兵難避去

而導為之往。因具盤飧。余為之進。一匕復行。適余散

兵十許。遇諸塗。見余驚喜。欲相勞苦。而導者恐耳目

太駭。疾走。余恐迷失道。亦躡導疾走。而村豪傑觀者

如堵。竟相遮問。蓋村中惟聞余兵入山。風鶴甚。見躡

者趨者。必謂兵之躡其後也。故執途之人而問之。導

者見村中遮余。疑必事露。計不返顧。并余襍被亦負

之。而趨。回顧余之將與僮。尚鵠立隔溪。余既失道。復

失導。不得不反。就余將與僮。步履倉皇。鄉音復異。村

他字中身作他
直道國本作他
囊作有

但於下石氣直
國本均有得字

入仍作李仍
胡却人作胡却
子作爾

正氣學不見者

對人作又打十
汗人直道國本同
避予直舍正氣
通國本外避雨旁
今去等通力力
正氣學直等字
是(一)東可作西
東耳直道國本同
正氣學此村中豪
傑也村字美
直作直義族
窺左右而初者正
氣學作不直初者
直左是而初者直
國本作直直直而
初者直直直直上
此書二字直道國本
此日二字直直直
直直直直直直

中心疑余為虜卒敗遁。益環擁索金錢。余恐村中或有他變亦姑妄應之。且傾囊分贈。諸人始稍稍解去。余視其中貌厚者。俾之導行。強而後可。其人姓胡。昆季三。貌厚者伯氏也。時余但欲導出山。達康莊。他不違計。是日又行三十里。托宿焉。逆旅主人。胡族屬也。忽胡之季粹至。招其兄出耳語。已而主人咸出。余意其識余行踪。必行甘心於余。然已無可如何。胡却人語余曰。君從海上來。非虜卒也。余曰。然。子何以知之。然則奈何。胡曰。君適在村中。不見有數人過我門乎。避

予旁舍。予季問之。知君亦海上人也。恐吾等導不力。是以來耳。然胡終不知余為何許人也。胡之老人。重具雞黍。為余言此村中豪傑。向年亦舉義旗。卒不成。受虜殘虐。故令莫有敢窺左右而動者。不料石頭師挫。君輩又敗績。吾儕不復覩漢官威儀矣。嗟泣久之。復前要盟。余易姓氏里居相告。兼謀所向。僉曰。當從安慶渡江。當余之離蕪關而趨江上也。余舊時賓從。歛人朱君來謁。叩其近狀。云變姓名。賣藥於安慶之。高河埠市中。仍欲從余戎行。余謂事已裂矣。此行利

蓋同作牛慶
以何所代

鈍未₁₀贈以金。麾之使去。至是。余憶前語。遂令胡導

之高河埠。而胡亦云。導至高河埠。能事畢矣。余益不

得不訪朱君。而問道焉。信宿達高河埠。已薄暮。余令

導與童子先之。問朱君藥室所在。詎知朱君別余後。

他往。尚未返高河。市人見童子之問朱君也。覺有異。

咸踪跡之。市中豪傑。徐某。金某。皆歛產。與朱善。偶從

橋上聞童子之問朱君。市人之踪跡童子。亦覺有異。

竟以數語解散。市人故余得無恙。然朱君未返。無居

停主。轉投逆旅。逆旅亦歛人。聞余為朱君來。故止余

宿。而胡之導余者。將於次早別余。悵悵無所問津。益

無聊。晨興。忽憶安慶。向有賣稻舟。往來江南北。必取

道。縱陽湖。而高河之縱陽。一水可通。遂令胡代余覽

便帆。將渡江。出池州。登九華山。徐圖歸計。買舟既定。

舟人期停午鼓棹。余故暫止逆旅。而徐某。金某。自外

入。與余榻坐。問余何來。余告以館穀歸江南。便道訪

朱君。逆旅中無賴子。遂詰余訪朱君。胡為者。余亦謬

為應對。而金與徐素昧生。平語言時。陰左右。余頃之

金目余起。引入空倉中。問余曰。君得毋姓張乎。余詭

以之作且目今也。金引入空倉中。問余曰。君得毋姓張乎。余詭

白氣朱無保字
橋上作橋呼

正氣年逆旅老姬

二飲人可老姬
二國玉同

無聊作無賴
舟作船

高河一航揚作高
河一古航揚

無福字

胡公若何者

以之作且目今也
金引入空倉中

魚而字

一夕作百

曰吳姓金曰不然日者吾與朱某來江上從隣舟窺見^君丰采君固司馬公也業提師入山矣何以至是將何之蓋金同朱至江上余方焚舟計事旁午金無從晉謁而朱別去金亦踉蹌而歸以故朱君與余交誼金稔知之而金與朱君行踪徐固熟聞也先一夕余過市金固疑之與徐謀曰茲二客之訪朱君得非山中使者乎^生盍物色焉故是晚之解市人及是晨之遇逆旅殆有天幸及見余徐不識也金識之余亦不諱告以故金轉告徐徐曰江上未解嚴誰能為蘆中文

無利來三字

日乃買賣上不全
徐二字

人都倘踈虞可若何固要余至其家匿之始通姓名備道夜來與朝來事如此二君其誠有心人哉適安慶虜兵經高河士民畏虜如虎畫室避村野余不得已亦相隨避兵至一何姓家亦金徐密友也翌日虜去另買賣稻舟^{載余}藏舟次令何某伴余由樅陽出江渡黃盜抵張家灘登岸而金與徐別從安慶來相會於張家灘灘屬池之東流徐之兄賣藥於村中故問津焉於是由建德祁門兩山中走休寧羊腸^鳥道較霍山尤甚余病瘡扶疾而行頭涔涔汗下如雨形容枯

激屬池上有^{姓家}
二字村中^中習其

作年復病瘡

抄本作抄

作得無他

休寧作休邑

書一因作書一因

槁幾作溝中。春矣東達津延袤高山多白寇出沒或乘
夜剽掠土人相率持兵守嶺頭。凡遇客皆椎金名為
禦寇而實為寇也。余冒險奔馳道路以目。將次祁門
江右義旅陳九思屯朱橋村舍逋逃商旅裹足而獨
余行行不止人多怪之。顧導皆歛人得無他計。程兩
日可抵休邑。買棹溪行即可達嚴陵。未至休寧三舍
輒聞有兵阻抵郭外。果蜂屯蟻聚闔閭晝閉。蓋虜之
叛將新復歸。偽長吏慮有變登陴。余緣是不得入。止
郭外招提。戢羽潛鱗。雖子胥吹篥不是過也。而耳目

善作支

卒作若
無送字

進作元卒作竟
插作捉

正氣集通國本均
作送字揭山本外送安為信山本一乃定矣瑞年乃温處也誤甚

漸集乘間抵城中。寓徐之諸父家。其諸父善岐黃。有
隱君子風。余至盛為治具。然亦謂余館師與其猶子
善。不知為余也。兵退買棹嚴陵。過新安亭。亭長呵止
之。索篙師金始放行。達街口有巡司。解邏卒登舟。譏
察見余將北音魁梧疑為亡虜。持之急。徐起而與邏
卒閱。而巡司適之。郡不在廨。是以事得解。遂解維過
淳安。已入浙矣。會省有文符插民艇。載虜兵絕浮梁。
余船藏他港不獲進。卒為所司插去。行路難一。至是
哉。余乃遷道走遂安。凡兩買棹始達嚴郡。余既入浙

抄本作抄系

槁幾作溝中。春矣東達津延袤高山。多白冠小出沒或乘

夜剽掠土人相率持兵守嶺頭。凡遇客皆椎金。名為

禦寇而實為寇也。余冒險奔馳道路。以目將次祁門。

江右義旅陳九思屯朱橋村舍。逋逃商旅裹足而獨

余行行不止。人多怪之。顧導皆歛人得無他計。程兩

日可抵休邑。買棹溪行。即可達嚴陵。未至休寧三舍。

輒聞有兵阻抵郭外。果蜂屯蟻聚。闔閭晝閉。蓋虜之

叛將新復歸。偽長吏慮有變。登陴余緣是不得入。止

郭外招提。戢羽潛鱗。雖子胥吹篳。不是過也。而耳目

漸集。乘間抵城中。寓徐之諸父家。其諸父善岐黃。有

隱君子風。余至盛為治具。然亦謂余館師。與其猶子。

善不知為余也。兵退買棹嚴陵。過新安亭。亭長呵止

之。索篙師金。始放行。達街口。有巡司解邏卒。登舟譏

察。見余將北音魁梧。疑為亡虜。持之急。徐起而與邏

卒閤。而巡司適之。郡不在廨。是以事得解。遂解維過

淳安。已入浙矣。會省有文符。插民艇。載虜兵。絕浮梁。

余船藏他港。不獲進。卒為所司。插去行路難。一至是

哉。余乃遷道走遂安。凡兩買棹。始達嚴郡。余既入浙。

作是也。揭此本外。迨安。是信此本。乃信處也。誤甚。

作得無他計

作得無他計

善作支

卒作若

作得無他計

作是也。揭此本外。迨安。是信此本。乃信處也。誤甚。

正氣本不虛

正氣本不虛

正氣本不虛
有不知者
正氣本不虛

正氣本不虛
正氣本不虛

晦跡益難計。惟山行可無恐。乃自婺之東義。出天台。以赴海嶠。然羊腸鳥道。較徽更甚。時余將已。令取道於杭。而金徐諸人。皆不諳浙道路里。向者導導余。而茲則余導導然。余寔茫然。問途已經得至海濱。居民咸來問訊。遠近聞然。知余得生還矣。回思霍山奔止以來之安慶之池之徽之嚴之婺之浦江之義烏之天台之寧海。計程二千餘里。間闕百折。何其窮也。復追思向者。崇明進師。而瓜步而潤江。而太平而寧國。而徽而池。而廬之諸州。乘勝長驅。又何其壯也。然而

轉瞬成敗。異勢榮瘁。殊形是又戲耶。夢耶。余自自丁亥迄己亥。前後入江。豈歲在雙魚。而一再躡。疑若有數焉。然十五載之簡練揣摩。既得之而復失之。人壽幾何。河清難俟。不亦重可慨也。夫永歷十三年己亥。

歲嘉平月書

極是歲歲歲治之

敘事作也。而夾有論斷。重以感慨。如許長篇。脈絡細而肌裏清。自是傑構。至於沈雄渾厚。氣息超。出明季末段。精神團結。收束整嚴。俱從漢史得來。

陳南北機宜疏

辛丑

奏為胡運已終。王師宜奮。謹陳南北機宜。伏望刻期親征。以伸國威。以鼓士氣。事竊臣本書生。遭逢多難。自經倡義。十有六年。雖棲山橫海。備嘗艱苦。而恢興未奏。但覺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蒙主上綸綍頻頒。節鉞謬寄。臣感極生慚。憤極生奮。故於己亥五月。追隨延平王臣成功。直擣長江。仰仗威靈。瓜鎮克捷。臣分道疾趨。孤軍深入。半月之內。遂蕩定徽寧池太四郡。兼下和陽。漸收廬鳳屬邑。竊謂迎鑿有期。莫

鼎匪遠不意延平王金陵挫衄倉猝班師以臣之孤軍
竟陷重地臣念上游父老夾道遮留奮不顧身沉舟
破釜與虜轉戰兩旬終以援絕勢孤遂至潰敗臣突
圍間行始得完節而返復蒙主上遣監臣劉之清賈
到帛勅一道時臣方收燼于浙而使臣又停棹于閩
未獲具疏陳謝至今悚仄嗣聞虜氛流突行京不審
六飛今駐何地但稽之天意參以民心漢阯當興虜
勢過時可順首天折胡維蒙位足知中興有象臣日
夕圖維自恨力綿不能長驅迅掃幸而舊部盡歸新
軍漸集山東河南以及兩淮三吳義勇無不遠通期
約摩厲以需在延平王亦更加選練謀定而戰則桑
榆之收似亦未晚第兵有犄角則敵勢始分使敵若
潰瘍則兵威始振况數年之間遠邇聽聞久不知天
南確信恐報韓之念倏衰思漢之情旋冷則事機得
失關係非輕伏乞主上親統六師出臨滇蜀仍勅諸
王公分道大舉先遣信使星馳宣諭省直俾天下曉
然知報仇雪恥之義將見忠臣義士必且雲合景從
矣臣雖駑鈍亦當枕戈以待捲甲而趨斷不敢逡巡

却顧以負國恩。茲以職方郎中臣吳鉏。不憚萬里間關。願得陞陳恢復大計。特具疏附奏。曷勝翹企感泣。

上監國魯王啟

庚子

右臣某啟。竊臣萬里孤踪。一軍特立。睽違潛邸。屢易星霜。雖傾日有心。而瞻雲無路。又懼旁疑。他姪未敢輕達封章。已亥夏。於東甌晤錦衣指揮陳貴。曾附疏轉達。豈陳貴隨艚北上。後因南師挫衄。流落江上。聞今已往山東矣。若臣自入長江。先驅直奪鎮江。礮口即復提本轄船兵。深入上游。傳檄而下。徽寧池太四郡。和州無為二州。及招降溧水。溧陽。高淳。建平。廬江。巢縣。舒城。含山。諸邑。通計得江南北府州縣三十餘。

城遂駐劄蕪湖。且恢撫且水陸兵至萬餘。豈意延平藩師潰於金陵。倉猝南還。臣之孤兵竟陷重地。虜酋百計阻截歸路。貽書招誘。臣遂焚舟登陸。入英霍山寨。以圖震蕩中原。提三千餘衆。轉戰千里。相持二十七日。屢有斬獲。楚豫之間蠢蠢欲應。終以勢孤援絕。士卒罷倦而敗。臣單騎突陣遁伏山谷中。由間道徒步二千餘里。賴義士扶衛始得生還海上。皆賴主上福庇也。然志猶未也。力圖收燼。以冀桑榆之效。幸而散亡漸集。正在整擗俟時而動。奈囊空釜傾。力不如心。茲仗延平藩同仇誼篤。分地給兵。或可望後效於將來耳。其如虜警頻仍。窺伺日迫。倘浙海決不可支。亦當南帆一覲。睿顏也。昨差官至。自思明州始知主上移蹕金門之信。當此漢厄未回。即遵養時晦。尚無其地。是臣所為日夕徬徨者也。臣垂翅之餘。百事艱難。片曝之獻。容俟後期。竊有錦衣張士魁。楊澄亦經患難。俱得生還。以在營合并具報。茲因便帆具啟。上候睿安。臣曷勝悚惶瞻依之至。

自此下三條即本條
作上章國之略

上監國魯王啟

壬寅首

右臣某啟為國難已極。天命宜還。伏乞早定大計。以存正統。以圖中興事。春末閱虜邸抄。知去年十一月。緬夷內變。道虜入緬。致我永歷皇帝蒙塵。一時扈從宗室官員。無一得免。惟吉王自縊以殉。而晉藩李定國入海。鞏昌王白文選亦遁深山。臣聞變之日。肝腸寸裂。猶謂狡虜詐傳。疑信參半。及四月中旬。聞宮眷竟從鎮江北轅矣。思惟我太祖高皇帝聖德神功。豈意後王禍等。徽欽辱同。懷愍或者剝極而復。天意有

可驚之事都事作子再文
兵報信事章本空作三
方下接之事三空正三亂其
與報信二字

歸故虜亦厚其毒而速之亡也。但中華正統豈可久
虛。只今虜亦以諸夏無君。徧張偽檄。熒惑視聽。四顧
敷天。止海上尚留左袒。臣以為延平藩。必當速定大
計。以伸大義。亟誓大師。以報大仇。而至今寂寂道路
謠傳。又有可驚之事。臣中夜傍徨。竊恐孤島孤軍。難
以持久。况復加以他故。辟羸虺之夫。胷胃轉增襟疾。
其能久乎。只今虜偽招撫於浙閩廣。每省二人。以解
散海上。若不及早經營。則報韓之士。氣漸衰。思漢之
人情。將輟。臣惟有致命以了生平。獨所憐憫者。主上。

羈旅島嶼。不獨與閩人休戚相關。亦且與閩海存亡
相倚。萬一變生肘腋。進無所依。退無所往。有不忍言
者矣。既恨臣中太綿。不敢輕為迎駕。臣心獨苦。又不
敢輒行趨扈計。惟在閩勦鎮。正在危疑之際。不若急
用收羅之術。以為擁衛之資。然後速正大號。俾天下
曉然知本朝尚有真主。中國自有正統。在屯之稱。建
侯在渙之言。享帝正此義也。於是傳檄省直。刻期出
師。雖強弱懸殊。利鈍莫必。而聲靈宣布。響應可期。倘
皇天未忘明德。則興滅繼絕。端在至上。此非欲邀福

正統御書作正統

也○免○禍○亦○宜○然○即○未○暇○雪○恥○也○圖○存○亦○宜○然○臣○今○擬
上○詔○書○一○道○伏○乞○主○上○審○與○寧○靖○王○及○諸○縉○紳○謀○之
發○憤○為○雄○以○慰○遐○邇○臣○曷○勝○激○切○翹○望○之○至○

●上監國魯王啟

壬寅

右臣某啟。八月初八日。御史臣陳修奉綸音至。臣營
臣焚香開讀。知主上新膽憂危。較昔倍甚。臣南望倉
皇。罔知所措。獨念臣違顏以來。忽經十載。百折千磨。
壯心未已。原非動念。勲名特以越國義旅。魯邸侍從。
止。臣一人尚在軍次。雖乖哭庭之志。尚圖掃境之功。
苟良會可乘。則迎鑿豈遠。大命克集。則莫祚非難。而
以皇上當陽。故謳歌有關。且以主上養晦。則潛躍宜
權。臣何敢妄思推戴。以啟猜嫌。區區之情。盟之幽腑。

何期行闕。游染胡氛。攀顏莫逮。而延平藩。忽捐賓客。秉鉞無人。論國勢。疑興漢。益艱。察人心。幸奠周。轉切近來虜中。亦喧傳主上親征北發。故臣於七月中。具
有密啟。專官馳奏。茲巽命渙頒。倍增感奮。但臣以孤軍子處荒壤。虜艘星列。十倍於臣。而臣又無蟻子之援。臣日夜枕戈。與死為鄰。亦以死為誓。若輕為移蹕。則風鶴頻驚。臣罪難諉。倘仍栖渚。島竊恐號召稍遠。復與臣呼應不靈。伏乞主上與諸縉紳勲鎮。熟籌妙策。或揚帆海上。或保據沙關。結納忠義。聯合勳爵。俟羽翼既成。然後旌旗四出。仍乞歛鍔。韜光以絕敵人。窺仰臣亦得趨覲。睿顏稍將芹曝也。猶有慮者。倘魏絳之策得行。則華戎錯雜。尤宜戒備。不虞主上必得勁旅數千。巨艦近百。常相擁衛。方為萬全。鷺門牙纛。累累相望。就中豈無耿弇其人。伏乞主上并覽前疏。深思臣言。臣愚幸甚。為此具啟附奏。可勝踴躍翹企之至。

上監國魯王啟

壬寅

右臣某啟。八月十五日。御史臣陳修返命。曾具疏附
奏。以去冬緬甸之變。君亡臣死。天下已無復明室矣。
止海上猶存一綫。而主上尚在潛龍。真乃天留碩果。
自當誓師討賊。以維繫人心。以嗣續正統。昔莽移漢
鼎。光武興師。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北狩。晉元稱
制。徽蒙塵。宋高繼立。以視今日。誰曰不然。顧島上勛
貴。罔識春秋大義。而臣寔兵微將寡。金乏糧窮。孤掌
難鳴。既見宗國之亡。而不能救。猶幸舊主之存。而不

能扶所以中夜推心淚盡而繼以血也尚望諸縉紳
或能旋乾轉坤臣已在秣厲以候但得南國首為推
戴臣敢弗協力扈從伏惟主上潛算雄圖以凝景命
茲恭進膳銀特具本差官賫獻臣不勝激切悚惶之
至

●賀延平王啟

甲未

戊戌

伏以秉鉞仗旄蒼姬崇呂周之典分茅錫土皇唐重
郭李之勲况績茂中興則禮優同姓當茲王封之肇
啟允為仕籍之咸懽恭惟殿下三台捧日一柱擎天
運掌上之奇謀星飛電繞倡寰中之大義海沸山奔
系屬籍而行天潢不數李勣之在唐婁敬之在漢收
版圖而還帝室何殊岐陽之征北黔寧之征南北者
北極遠念舊勳東藩新膺殊禮金符銀冊等邁公侯
旅矢彤弓寄專征伐在耿奔畧定北道不邁典昇屏

藩。即。實。融。保。據。西。川。未。聞。榮。起。蒲。穀。是。惟。樹。不。世。之。
勲。猷。所。以。受。非。常。之。名。位。際。此。盛。事。洵。足。誇。揚。某。一。
介。書。生。十。載。義。旅。會。稽。甲。盾。已。愧。種。蠶。之。徒。栖。江。左。
衣。冠。每。托。桓。庾。之。後。乘。敢。言。助。籌。帷。幄。寔。望。受。蔭。帡。
幪。伏。願。威。揚。四。裔。烈。炳。千。秋。賜。履。增。璫。遠。表。東。海。之。
碣。建。邦。啟。土。先。消。南。國。之。氛。庶。幾。挽。日。月。以。重。明。而。
某。亦。得。依。風。雲。而。益。顯。矣。

依劄本件附

上延平王書

辛丑

竊謂舉大事者。先在人和。立大業者。尤在地利。故晉
武以獨斷而平吳。苻堅又獨斷而敗于晉。尉陀以僻
處而據粵。然劉禪又以僻處而止于魏。則人和地
利。審之不可不精也。即如殿下東寧之役。豈誠謂外島
可以創業開基。不過欲安插文武將吏家室。免使無
內顧憂。庶得專意征勦。但自古未聞以輜重眷屬置
之外夷。而後經營中原者。所以識者危之。或者謂女
真亦起于沙漠。我何不起于島嶼。不知虜原生長窮

順西勸學作信高順各身
建都本行社

荒入我中國如適樂郊悅以犯難人忘其死若以中
 國師徒委之波濤浩渺之中拘之風土狂獠之地真
 乃入于幽谷其間感離恨別思歸苦窮種種情懷皆
 足以墮士氣而頓軍威况欲其用命于矢石改業于
 耰鋤胡可得也故當興師之始兵情將意先多疑畏
 茲歷暑徂寒彈丸之地攻圍未下是無他人和乘而
 地利失也語云與眾同欲者固不興與眾異欲者固
 不敗誠哉是言也今順首短折胡雛繼立所云主少
 國疑者此其時矣且災異非常征科緊急所云人怨

滿堂有稿新時溫皇云可云將驕兵悍者其時也

天怒者又其時矣兼之虜勢已居強弩之末畏海如
 虎不得已而遷徙沿海為堅壁清野之計置萬室棄
 田園焚廬舍宵啼露處蠢蠢思動望我師何異饑渴
 我若稍為激發此並起以秦之候也惜乎殿下東征
 各汎守兵力綿難恃然且東避西移不從偽令則民
 情亦大可見矣殿下誠能因將士之思歸乘士民之
 思歸龍迴旗北指百萬雄師可得百十名城可收第
 一何必與紅夷較雌雄于海外哉况大明之倚重于
 殿下者以殿下之能雪恥復仇區區臺灣何與于赤

縣神州而暴師半載使壯士塗肝腦于火輪宿將碎
肢體于沙磧生既非智死亦非忠亦大可惜矣矧天
之下止思明州一塊乾淨土四海所屬望萬代所瞻
仰者何啻桐江一絲繫漢九鼎故虜之虎視匪朝伊
知而今守戰弱兼聞紅夷構難虜乞師萬一乘虛窺
伺勝負未可知也夫思明者根柢也臺灣者枝葉也
無思明是無根柢矣能有枝葉乎此時進退失據噬
臍何及古人云寧進一寸死無退一尺生使殿下奄
有臺灣亦不免為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別圖所以進
步哉昔年長江之役雖敗猶榮已足流芳百世若捲
土重來豈直汾陽臨淮不足專美即錢鏐竇融亦不
足並駕矣倘尋徐福之行踪思盧敖之故跡縱偷安
一時必貽譏千古即觀史載陳宜中張世傑兩人褒
貶可為明鑑九仞一簣殿下寧不自愛乎夫虬髯一
劇祇是傳奇濫說豈有扶餘足玉乎若箕子之君朝
鮮又非可語于今日也某倡義破家以來恨才力薄
薄不能滅虜恢明所仗殿下發憤為雄俾日月幽而
復明山河毀而復完某得全髮歸里于願足矣乃殿

下挾有爲之資。值可爲之勢。而所爲若此。則某將何而
依倚。故不敢緘口結舌。坐觀勝敗。然詞多激切。冒觸
威嚴。罔知忌諱。罪實難逭。願殿下俯垂鑒察。有利于
國。亦死無所恨。謹啟。

●與林用圭書

弟自奉簡書還越。雖投閒冷署。亦每以馳驅往來。矢
石間。不則代庖制勅。坐是失踈候問。弟之罪也。弟憂
時冷眼。濟世熱腸。苟有利於國家。有益於桑梓。無弗
竭力以告。當時縱未必盡為吾鄉所知。懇求無愧於
此。衷足矣。每想盟翁具大學問。大經濟。尚爾穩卧東
山。焉得不艱難困鬪。所以區區說項者。不過仰藉老
盟翁一起支樹。南天耳。接手教慰諭之情。泉涌髓發。
謬及揄揚。弟何克承此。若夫盟翁鶴舉雞羣。弟所素

稔而復且抱膝長吟。惟占風於白水。真人更足羞投。關抵壁一流。昨見象老題疏。首列尊銜。殊增封事之色。但臚叙太繁。畫老殊費平章。再四與弟躊躇如盟。翁者業擬覆於謁銓時。優授京秩。此弟推轂前私。蓋未糾合之先。遂有是議。然疏列百位。覆亦不上十人。惟白一勳朋兩兄。同與此例。他不及也。郡曹之諭容。再圖之。發羽匆次。率勒上報不文之誚。統恃鑒在。

與僞鎮張維善書

壬寅

竊慕英名也久矣。南北相隔。未遑識荆。使人夙夜依。昔年使者至舟山。備道足下忠義。即欲奉迎。復以喬遷致失良會。至今悵快。不_佞聞之。智者識典。亾于未形。仁者懷君親于既往。勇者決去就于先機。若世俗之常見。以虜今有全盛之勢。必能圖磐石于永久。然不知內實虛弱。發號令。全無開國規模。貴滿賤漢。吏雜官貪。兵疲糧乏。民困財空。人心莫不思亂。豈久安長治之徵哉。英雄之士。明華夷之辨。莫不以被髮

虜節本傳仿朝

空節本傳書

後得邪本亦存

節利本首下亦存

風濤節利本亦存

無帝章本亦存
賄節本亦存

為辱。雪恥為懷。所恨力不從心。是以待時而動。惟海上羣雄。聲大義于天下。十有七載矣。去歲長江之役。危得復失。皆因人事不齊。豈曰天意有待。如今者。明阿達理從浙而出。不知費幾許民膏。傷幾許民命。兵未一舉。而名酋番部。病疫過半。遂不及接戰而遁。此足見天意之凶胡矣。達素自閩而出。不知費幾許民膏。傷幾許民命。矢纔發而水陸三路同時覆沒。胡甲滿首。虜所謂衝鋒陷陣者。為我殲滅殆盡。此又見人事之凶胡矣。况虜捨鞍馬而仗舟楫。與我爭勝于風

濤間。何不量之甚耶。如足下忠謀義概。誠識時俊傑。不知此時改圖。更何待耶。且虜貪暴無常。有賄者超遷。有功者罷黜。近復重文輕武。掣肘倍常。足下當世賢豪。豈能俯首聽命。受文墨吏之侮弄哉。若馬李高三公。舍逆取順。聲名赫赫。膾炙人口。但李高二公。直至兵臨城下。然後來歸。方之馬公。以無事之秋。奮然反正。不無軒輊。故物望因之。亦有重輕。若足下原為國家宿將。更當先著祖鞭。且明春大軍必至。鐵騎金戈。如雲而下。黃龍青雀。蓋地而來。以此攻摧。何所不

嗚呼仰利手作謀仔

生冠節主作冠忌操生

殷鑒節利手作前鑒

節利手天二月大守

克正可共建奇功。首膺茅土。此足下之素志。亦不佞所翹望者也。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今足下反正之形未著。喧傳已達于遠近。而嵩門失事。鎮防寧能免咎。第恐虜中生疑。典守見責。寸符片檄。便足以解兵柄。而從吏議。雖然。飛騰不可復得。如吳淞馬維善。殷鑒不遠。不佞竊為足下惜之。亦為足下危之。丈夫見機。貴于明決。既有良謀。義無返顧。倘不以鄙言為棄。幸密遣信使。確定師期。如欲據台以取寧。則不佞當統水師入定關相應。如欲據台以取溫。則不佞當檄陳阮二鎮進黃巖相應。倘以浙東四戰之地。易取而難守。不若會師海道。共圖金陵。亦祈明示。或從陸地而發。則拱迎于桃渚。或從水道而行。即遣舟海門以候。敬佈腹心。惟祈台照。不宣。

●答延平王長子書 李賓

不肖某以王人之微。荷先王殿下客卿之禮。圖報未
 遑。昨知肇基東土。正擬躬執鞭弭。稍効馳驅。差役南
 返。捧執訃音。震動魂魄。無論國恥家仇。尚稽報雪。而五
 侯九伯。誰為指揮。在不肖空瞻帷帳。似失幘幪。更不
 禁泪之霑霑下也。幸而老世。基丕承前業。壁壘維新。
 昔禽父在喪。專征誓衆。伯符英銳。遂霸江東。以視今
 日。豈異人任不肖。托在同仇。待罪軍旅。夙仰仲謀之
 器。今聞亞子之風。自竭此孤忠。報此茲舊誼。但荒汎孤

唯帳節利手作帷帳

軍當上游勁敵。伏望提携。庶聯聲援。倘虜情叵測。尚圖溯洄南下。求一技於萬屢。安插兵衆。則奉命承教。諒亦匪遙。恭聞纘緒撫軍。不勝雀躍。緣在大故。未敢稱賀。統希崇照。可任瞻依。

大政節本作七來字
作七字
可分本作母

答閩南縉紳公書 壬寅

候牘久虛。疏節殊甚。不肖以孤軍扼上游。日望天南。好音以為聲援。昨差員至。自思明驚傳延平王殿下。遽捐賓客。私衷切怛。幸聞伯符英銳。已出臨戎。元勛舊德。同心夾輔。不但鷺門有磐石之固。而長驅迅掃。直旦暮間事。又不覺悲喜交集。日來浙直老岸釋喧傳。鷺左勛鎮紳衿。復奉魯王監國。正在疑信問及捧老先生公函。諄諄以魯國主玉食為商。猶憶壬辰之春。不肖同定西侯扈從南下。蒙延平王誼篤瓜瓞。慨然安

置。則不肖輩之擔已卸矣。今不幸延平王薨逝。大喪未畢。費繁難支。即軍儲尚恐不給。何暇言及宗祿。旁觀者豈不諒當事苦心。若不肖梁園舊從。敢愛方物之獻。但南北相距。動輒數千里。近來賊哨出沒。孤艇難行。安得時時供億。再四躊躇。倘國主韜光歛跡。移寓海山。或沙關之間。則不肖尚可稍將芹曝。而溷島亦免窺伺之虞。否則鞭長不及。雖知者亦難為計矣。然我輩所為何事。而致親藩流離。瑣尾饑餓。於我土地。非特諸勛公之責。亦諸老先生之羞也。若新府肯敬承先志。敦厚天潢。哀玉帛而進食。又何煩不肖之芹。寸曝哉。惟老先生裁察之。

●答毛參謀書

蓋聞赤驥騁衢，蹶馳故難御。青蠅玷璧，磨濯則重晶。
日者貴督主樓船，襄義知兩謀。雲不佞縞紵，交歡金
昆玉友。豈惟左提右挈，方將北伐南征。睠此先鞭，自
愧同舟碌碌。瞻後乘，每懷記室翩翩。爰聞留後之司，
遂達師中之詔。老謀壯士，詎意星隕前營。重地孤軍，
亦幾珠沉滄海。迨蘇武生還之日，正鄒陽見收之期。
禍及池魚，知欲甘心于往日。疑成市虎，恨莫緩頰于
當涂。幸而照^道覆盆，餘覺悲深。掛劍乃琅玕，遠賁綺

穀遙抒唵華屋之篇。益信羊曇于今日拜景升之墓。
難忘伊藉于當年。但叢薄靡蕪。豈托搏風之翼而行。
潦涓滴何煩興雨之鱗。若僅油幕從容。仍恐鹽車困
厄。伏希台照。曷勝神馳。

●答唐枚臣書壬寅

某生也。晚不及見盛明典型。始策名而輒遭國難。故
署名削牘之儀。蓋為闕焉。然自垂髫。遙企岱斗。久矣
倡義以來。南北各天。遂弗獲親奉光塵。茲捧雲翰。驚
與媿俱。孔北海亦知世間有劉備耶。獨計某一書生。
耳朽戈鈍甲。與虜相持者十有七年。濫膺節鉞之寄。
尺土未恢。徒然傾家沈族。誠天地間罪人。而老先生
顧以孤忠見許。得毋愛瘦嗜痴之癖乎。所幸垂翅之
餘。舊部復集。兼偽庭斂魄。胡虜蒙襲。正可乘時分袂。

奈兵車援寡。惟有枕戈泣血而已。大刻諸體。並臻鐘
呂。而樂府直追漢魏以上。奉教之下。真足移情佩服。
溯洄杖履。展謁難期。專員肅候。愧乏^備楫。不備不莊。
統希鑒在。

●答偽部院趙廷臣書 壬寅

台翰儼頌寔深。內訟豈僕一片愚衷。猶未足以取信
於天下也。執事為新朝佐命。僕為明室孤臣。時地不
同志。趨亦異。功名富貴。既付之浮雲。成敗利鈍。亦聽
之天命。寧為文文山。決不為許仲平。若為劉處士。何
不為陸丞相乎。設云桑梓塗炭。由僕未解兵。則僕何
難斂師而去。但未審執事果能保障否耶。區區之誠
言。盡於此。問使說辭。請從茲絕。冒復不莊。

●答偽安撫書

壬寅

傳本作復曰雄招撫書

不佞明室孤臣也。有死無賈。與執事非有同朝之雅。

義無外交。何必復通竿牘。但天理民彝。及不佞生平。

不可不正告天下。故勒書附使者。以報竊觀古今來。

來何代無廢興。其興也天啟其機。其廢也人基之謀。

或興而復廢。或廢不復興。然有志之士。尚謂人定可。

以勝天。彼漢厄十八年。而光武重昌。夏亾四十載。而。

少康復祀。蓋不特覆楚復楚事。在頃刻間也。即使歷。

運推移。朝市遷改。興王每每賓禮勝國君臣。錄用前。

朝宗室不但開基忠厚即為享國長久之符亦將使
忠臣義士戴新朝之盛德慰故國之悲思且其當鼎
革之際軫念瘡痍莫不省刑薄賦偃武脩文與天下
更始所以四海謳謠群雄歸命其間雖有疾風勁草
不以盛衰改節不以成敗易心者無非欲為萬古留
綱常為兩間存正氣英君察相尚能略其跡而原其
心感其誠而哀其遇故漢高以之封雍齒蜀主以之
禮劉巴唐太宗有堯君素之旌我

太祖有余闕福壽之祠祭其或不忠所事縱歸附獨
先必擯斥恐後如丁公可諫危素可譎前軌昭然豈
好為顛倒哉帝王大度原欲培植名義以培風教故
也今則不然夫昔日之北庭非本朝之屬國乎建州
之甲已忘休屠之恩矣遼左之烽胡為乎北平之旗
似同回紇之義矣南牧之馬又胡為乎舊都嗣服正
朔相承冠蓋方達乎薊門鼓鞞已震乎吳會自是而
蠶食東南剪滅之不遺餘加凡我天潢雖在遐荒靡
勿芟難夫以
高皇帝駿德鴻功而使其子孫禍酷徽欽祀荒祀寒

此兩字其及吳沙本均作
連通
吳字作爲齊字祿互及
表師深固人是以不忠不義
合矣

宜人心之不服者一也。從來更姓改物，皆因處置得
宜。然後人心豫附。今不過宋室之逋臣，而稱為後命。
無非晉家之遺老，而被以惡名。甚至一人抗節，而逮
及一家。一姓收守義，而株連他姓。遂使抱慙懷忠，不
忍逃，雨即欲埋名，變姓亦恥趨風而喪師。辱國者率
秩以三公，鬻主求榮者反爵以五等。是以不忠不義
令也。開國規模固如是乎。宜人心之不服者二也。邇
來清人初無招攜懷遠之誠，止有納叛招亡之術。或
使同輩操戈，或令下人棄甲。豈此足以訓型天下而

奸詐之徒，以為仕宦捷徑。往往私鑄印符，偽刊牌劄，
以覲壘斷之功名。當事明知其然，亦陽為網羅陰行，
羈縻以冒招徠之功績。殊不知黃綺衣冠，必不輕出。
商山夷齊薇蕨肯頓，易周粟宜人心之不服者三也。
若以近事而論，濱海遺民既苦朝秦而暮楚，乃安邊
勝算。惟聞竭澤而焚林，俾百萬生靈棄田園，毀廬舍，
捐墳墓。而又不知安所以安插之。蜚鴻滿道，碩鼠興
嗷。將以為清野耶。而野未必清。將以為堅壁矣。而壁
未必堅。豈我旌旄甲盾，果繇蜀道遷人耶。抑彼網罟

蓋不待待智者而知胡運之不長知如謂此日域中

盆牢亦是新豐。鉅族乎名為息黥補劓實則救燎助
薪宜人心之不服者四也。它若征求無藝殺戮非辜
選將遷官先論賄賂登賢籲後亦藉苞苴債帥掩敗
以飾功驕兵宣淫而肆虐兼之毀裂冠裳崩壞禮樂
蓋不待待智者而知胡運之不長知如謂此日域中
幅幘盡入版圖華夷庶幾一統獨不見強秦方啟霸
圖何竟亡於二世暴隋既成王業亦遂失於再傳况
賴宗廟社稷之靈吾國已自有君行當迎楚昭於雲
夢奉齊襄於莒城又何煩執事之恫疑虛喝哉至於

同是書錄三本作推

不佞本^亦固可得而言矣不佞夙承先學課獵時名
自遭國難輒棄家園始聲大義於江東^既抱孤忠於
海曲自分戴髮含齒之倫幸南服尚同左袒倘論踐
土食毛之誼於北朝原等風牛矧豫讓漆身其妻不
識張良破產惟敵是求而有司不察藉我田宅矣未
幾因我妻孥矣用是依墻泣救^乞淚盡申骨啟冶鑄兵
誓深祖述然志匡王室豈恃兵威念切神州尤愴民
瘼如長江之役樵蘇不驚市肆靡易凡縉紳之家韜
鈴之族効加清人者概無誅求以示寬厚諒執事之

所知也。及同仇挫衄，不佞遂間道言還。彼時豈不能
提數千勁卒，以震蕩中原，據數十名城，以號召天下
正慮鋒鏑橫及，無辜是以旌旗不妨左次，何意秦運
時開，屯期尚篤，枕戈待旦，又歷歲時，但三戶亡秦，識
緯先已兆一成祀，夏歷數可徵，不佞方以孤臣息帽
待真主，黃衣安所事，解甲投戈，俯首屈膝者，越即或
赤符未歸，暫作隆中之卧，黃石已遇，猶為圯上之遊
則為龍為蛇，不佞進退固有餘裕矣。雖然，不佞之所
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扞桑梓
因國事之靡寧，致民生之愈蹙，十餘年來，浙閩諸
郡芻蕘糗糧之供，樓艦舟航之費，可謂百孔千瘡，敲
骨吸髓，而曾不得銷燧息波，靜潮平執事，亦可惕然
矣。尚復重之遷徙，貽以流離，哀我人斯，汔可勞止。今
執事既銜命而來，以保境息民為意，莫若盡復海濱
之民，即以海濱之賦畀我海上之師，在清人既能開
誠布公，捐棄地以收人心，在海上亦何惜講信修睦
且休兵以待天命，不佞與執事從容羊陸之交，往來
於僑之好，既省整堡守望之戍，更免舟楫營繕之需。

藉我外兵以備他國。因而煎熬則鹽鹵可行。知因而
采捕則魚鮮可給矣。因而貿遷則商賈可通矣。匪直
暫解兵爭抑且稍甦民困。是珠厓雖棄休息宜然。朝
鮮自存艱貞斯在。恐執事畏耳畏則無成也。又恐執
事疑耳疑則亦無成也。不佞何心必欲重困此一方
民耶。則請與執事約。但使殘黎朝還故野則不佞即
當夕挂高帆。十洲三島莫非生聚教誨之區。嘗膽臥
薪別有扶危定傾之計。恐臣靡尚在天。意未忘禹功
諸葛猶存。正統終歸漢胄。惟執事寔圖之。

●復盧牧舟大司馬書 壬寅

十餘年南鱗北羽往來如織。每於老祖臺曠焉聞問。
豈其疎節。知老祖臺閉門却掃尋常寒暄不足以塵
典籤也。近聞蒼梧不返。炎鼎幾燼而飛熊星隕。適與
輻湊國瘁人亡。何能無淚。今虜實徧布楚歌。榮惑觀
聽。正恐成紀茂陵。今亦不可復得。自非乃心王室以
申大義。即號召必且不靈。未審尚有竇周公在否。某
才非鎖鑰。勢單援絕。孤危

特甚

倘老祖臺肯執耳齊盟。則元老臨戎。軍勢克振。况并

州士女。誰不感切棠蔭。若糾一旅。溯泗流而北。百里之內。牛酒日至。天下事尚可為也。祈早商同志。勿使祖鞭先著。幸甚幸甚。

●復曹監軍書

壬寅

徐兄來。接有手教。想徐兄掛帆時。敝差官尚未到臺城。故社翁不審北方消息耳。然敝差官去後。浙事又一變。及徐兄至。弟已移師寄寓沙關。知種種虜情。已具在前日報文內。不必更贅。獨是偽令遷徙沿海居民。百萬生靈。盡入湯火中。洶洶思運動。惜無一勁旅。為之號召。以致顛連莫告。我輩坐視其荼毒。而不能救。真愧殺也。弟栖遲沙關。幾三月矣。金盡粟空。誰能為景升仲謀者。只得仍圖北返。兩番鼓棹。又以石尤留。

滯○今春風至矣○決計回浙○亦旦晚間事○弟非不知兵
力○單極○况三阮一陳○俱徘徊閩境○則弟聲勢更孤○然
弟之區區○以為寧進○扣毋退○足○寧玉碎○毋瓦全○其素
志○然也○但不知果能自存否○近有小咏云○虬髯空擬
浮家去○雁足虛傳屬國還○又云平原一旅真孤掌○可
有天戈靈武間○感慨係之矣○弟中夜自念○一片孤忠○
是天地間一男子○而時勢交迫○終不克一昂首伸眉○
夫亦命也已○竊意延平王為千古第一流人○欲為千
古第一等事○又何忍使同仇陷危○而不策應耶○聞海
遷徙十已八九○將來南北魚雁○必愈濶疎○握手之期○
杳未可料○幸社翁努力○努力加倘張生○或以鬪死○或饑
餓而死○社翁能不一為表揚否耶○徐兄適會弟於阮
塗○勿克稍為分潤○何梁伯鸞偏遇范萊蕪乎○一笺

鄧初老瑛丁氏伊老作後置於省
相張德在王道國祿書

復偽提督田雄偽鎮張杰偽道王爾祿書

辛卯

竊聞兩間自有正氣萬古自有綱常忠臣義士惟獨

行其是而已不^考按一介書生遭逢國難初學季真避

世久同去病忘家忠孝已難兩全華夷豈堪雜處區

區此志百折彌堅不謂^愚恪守人倫便是深明天道緬

維執事或向為本朝專闡或原為昭代魏科今日雖

逢場作戲而河山揮淚諒彼此同之近窺象緯知胡

運業窮於陽九必有起而驅除者為執事計拔趙幟

立漢幟祭人即我人微但大樹勛名不得專美於前

批事鄧老休王下下同此

而梁公夾日行當再見尚有伺嫌何疑而尚以不入
 耳之言來相告耶夫新莽篡位河北羣盜皆以興復
 漢室為名今日山中義師大率類此故執事得以折
 東招之不佞者本來面目何如亦欲以此術相籠絡悞
 矣昔王景畧謂符堅曰江南正朔相仍願勿以為意
 是真識時之語至淝水之役堅不能從而果敗秦亦
 隨之以亡是可為明鑒今日之域中存亡正未可必
 抑未聞漢末始亡楚末始存之說乎矧水陸各自有
 長技戰守早自有定謀縱執事以全力舉勝敗未可
 知也總之大明無不中興之理非晉元宋高可比我
 輩相晤正自有期不佞者未便以文文山自况執事正
 不必以留夢炎輩自居耳

聖天子自天降不祥若星時有日月食以書諸史且後父書云厥大不有鬼如去通
 為乃在庶民不特外趙也自遠云云

明季南略卷十載印廷佐

來書卷一附錄口張子清書

外銜欽命總理恢復勦擒

務家沈澁直隸法兵馬

董理檄師兵部付部並

翰林院等之張

字劉利中作坊

惟前前中作坊張恒字之

如南里作云

胡元南里作因字

南里利中作坊字之不情

南里作字之不情

南里作字之不情

復偽總督郎廷佐書

己亥

復書於遼陽世胄郎使君執事前夫揣摩利鈍指畫

興衰庸夫聽之或為色變而忠貞之士則不然其所

爭者天經地義其所圖者國恨家仇其所期者豪傑

事功聖賢學問以故擅雪自甘膽薪彌勵卒以成事

者古今來何可勝數如僕將畧原非所長祇以讀書

知大義痛念胡氛左袒一呼甲盾山立區區此志以

濟則藉君之靈不濟則全臣之節故爾憑陵風濤之

中縱橫鋒鏑之下迄今踰一紀矣同仇漸廣晚節彌

楊元世... 可計日而待矣

即不... 亦不...

煩... 漢... 亦...

亦... 亦...

官... 亦...

亦... 亦...

乃... 亦...

是... 亦...

果... 亦...

堅練兵海宇。正為乘時。今何時乎。兩粵天聲。三楚露布。以及八閩。軍書何啻雷霆。飛翰而清人。則島夷外侮。西虜內侵。左支右吾。將見其立消滅也。僕方當起而匡扶帝室。克復神州。此正忠臣義士得志之秋也。即不然而謝良平。竹帛抗黃綺。衣冠亦之死靡他。豈復繁詞曲說。足以動其志哉。乃執事儼然以書進。似僕亦庸庸者流。可以利鈍興衰動者。嗚呼。虎狼戒途。雁奴視夜。既受其役。竟忘其哀。在執事固無足怪。而僕聞之。怒髮衝冠矣。夫執事固我朝勳舊之裔。而遼左死事之孤也。念祖宗恩澤。宜何如悲傷。思父母深仇。宜何如雪報。稍轉一闕。不失為中興人。而顧變轍自。華夷莫辨。竊為執事不取也。且即來書思仇之說言之。自遼陽起而征調日繁。催課益急。故潰卒散而為盜賊。窮民亦聚而弄干戈。是釀成寇禍者。清人也。乃乘京華失守。屬國興師。挈舊物而還之天朝。則是吐蕃回紇不足專美於前。獨奈何拒虎進狼。既收漁人之利於河北。長蛇封豕。復肆蠱蠱之毒於江南。是果思乎。果仇乎。執事亦可憬然悟矣。因來函溫潤。

是果思乎。果仇乎。執事亦可憬然悟矣。因來函溫潤。

諒執事非憤憤者遂附數行以復若斬使焚書適足以見不廣僕亦不為也

●海師恢復鎮江一路檄

已亥代延平王

昔五胡亂華僅一再傳而滅今東虜應讖適二八秋之期誠哉天道好還况也人心思漢慨自李賊猖叛神京陸沉建酋本我屬夷屢生反側為乘多難竊據中原衣冠變為犬羊江山淪於戎狄凡有血氣未有不腐附心切齒於奴酋也本藩奉天倡義罰罪弔民卧薪嘗膽法古用兵生聚教訓已踰十年正朔雖仍僅存一綫茲者親統大師首取金陵出生民於水火復漢官之威儀爾偽署文武將吏皆係大明赤子誰非

力要節本係運乘

封心易手尔爾

奴酋下節本係運乘

班仍節本係運乘

中國紳衿時窮勢屈委贖虜廷察其本懷寧無隱忍
天經地義華夷之辨甚明木本水源忠孝之良自在
至如遼人受我明三百年之養養遭逆虜三十載之
摧殘祖父既罹其駢戮母妻盡被其宣淫爾二三孤
兒尚為旗下之奴百千弱女竟作胡中之媼報仇雪
恥豈待異時歸正反邪端在今日則張良報韓先揮
博浪之椎朱序歸晉遂成淮淝之捷誠先機革面或
臨敵改圖以全省全部來歸者不惜分茅裂土以一
鎮一邑來歸者定與度地紀勛或率兵而至則論其

多寡而計功掄升或潔身而來則就其職掌而量才
超擢若蒙古女真人等世受國家撫賞之恩原非一
類共在天地覆載之內亦有同仇無懷二心視之一
體不特休屠歸漢名高日碑且如回紇扶唐烈光葉
護矣本藩仁義素著賞罰久明先機者有不次之賞
後至者有不測之誅一身禍福介在毫芒千古勲名
爭之頃刻師不再舉時不再來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敬哉特諭永歷十三年七月二十日給

帆卸未作船

叔父前未作征父軍中節
未作將軍

羅子木詩集序

辛丑

曩歲義師北指。瀨水羅生。謁余於江上。年雖少。指陳山川形勢甚悉。余業以清河客擬之。然竟引去。曰親在身。未敢許人也。余遂亦揚帆西上。收復姑熟宛陵。聞羅生已應延平王招。從其叔父軍。將往狗吳會。而延平師潰。踉蹌挂帆。又聞羅生涕泣。說不克留。於是奉其父。隨大軍道江。浮於海。夫海固今日忠義之淵藪也。中多古嶠。逋臣處士。率抗節其間。而越嶠與閩嶠。蜿蜒錯落。相距數千里。雲岫微茫。風潮噴薄。鰲

柱之離奇。蜃樓之變怪。真足洞心駭目。羅生將縱覽焉。因奉其父而南。未幾羅生愀然有所思。恍然若有所失。則又奉其父而北。舟次閩之三山。猝與虜遇。羅生促其舟人鏖戰。思以死衛乃父。格鬪踰時。矢集如蝟。墜水得生。而乃父竟被執以去。羅生流離滄溟。宛轉島嶼間。欲出奇計以救父。卒不得乃父。生死音耗。然後稅駕於余行營焉。悲涼酸楚。至於嘔血。故其所為詩篇。清峭蒼寒。一如夜猿秋鶴。可聞而不可聽。斯足悲矣。余聞之。瀨水寔伍子胥投金處也。方子胥躬

丁家禍。違命而奔。鬚髮為白。彼非不知父死之當殉。而懼失父仇之不得復。瀕死者屢矣。賴蘆中丈人瀨上女子。完其身以相援。僅僅得達吳市。然終不免吹簏乞食。而後乃稍稍見用也。始能入郢以報家仇。及攜李之役。師敗君亡。又能相其嗣君入越以報國仇。此其人為何如者哉。今羅生所遭國難家難兼之矣。是誠不共戴天之仇也。而困頓顛隳。亦無異乎蘆中丈人。豈天將老其才以報復君父之深仇耶。抑生不逢辰。坎壈終身。移其孝以成忠耶。固不可與清河

客○同○年○而○語○矣○始○以○親○在○未○敢○以○身○許○人○而○終○不○免○
以○身○許○者○許○國○也○以○身○許○國○而○因○不○能○全○其○親○究○之○
親○不○獲○全○而○身○將○焉○許○是○誠○古○今○之○所○深○悲○也○欲○知○
羅○生○盍○讀○羅○生○之○詩○

然則羅生

●徐允岩詩集序 庚子

自戰國封君以盛賓客高名譽相誇尚而從衡之士
莫不奔走侯門取一時富貴然其間亦有奇策秘計
為諸公子排難解紛是足稱矣漢晉以來公卿俱得
辟除僚屬幕府宏開名流之飄纓曳組者亦復不乏
一代人才徃徃由之而出迨至宋室則不復有參軍
記室之制矣而文丞相開府南劍乃廣羅英俊置之
幕中及潤江從亡尚有杜架閣周旋患難至於國亡
身殞而王炎午謝臯羽之徒或操文以祭或登臺而

迨至宋室即本亦正宗

哭○斯○以○知○文○山○之○知○人○能○得○士○也○夫○士○之○窮○達○亦○何
常○之○有○幸○則○短○鈇○長○裾○傲○睨○王○侯○如○侯○嬴○魯○仲○連○之
流○是○已○次○之○飛○書○走○檄○如○陳○琳○阮○瑀○袁○宏○之○流○是○已
不○幸○而○生○逢○離○亂○蹙○蹙○靡○騁○因○人○成○事○而○山○河○破○碎
蹉○跌○隨○之○如○杜○滸○鄒○鳳○其○人○豈○不○大○可○慨○也○哉○我○明
選○舉○既○行○薦○辟○遂○廢○一○命○必○由○銓○衡○三○事○莫○敢○幕○置
士○之○磊○磊○落○落○者○不○得○志○而○傲○游○公○卿○間○僅○堪○媿○於
西○園○之○賓○而○不○敢○躋○於○東○閣○之○吏○亦○功○令○然○也○然○三
百○年○來○卒○未○聞○有○揖○客○而○能○急○國○仇○振○物○恥○者○邇○者

蠻○夷○猾○夏○六○飛○越○在○天○末○牙○門○鈴○閣○始○多○曳○裾○彈○鈇
之○士○余○謬○膺○節○鉞○思○士○如○渴○賓○從○亦○不○乏○人○惟○徐○子
允○岩○相○從○最○久○余○高○其○節○猶○侯○生○魯○仲○連○先○生○不○欲
煩○以○吏○事○而○徐○子○故○曾○請○纓○挂○組○居○然○逋○逃○臣○也○已
亥○秋○從○余○入○江○余○下○名○城○數○十○徐○子○多○所○贊○襄○迄○延
平○王○兵○屢○於○金○陵○城○下○余○提○孤○軍○走○英○霍○徐○子○擔○簦
躡○屩○倉○皇○山○澤○中○幾○欲○與○余○共○嘗○秦○軍○格○鬪○以○死○回
視○杜○架○閣○革○古○今○若○出○一○轍○而○重○趼○不○出○余○遂○勸○其
祝○髮○伏○匿○山○中○土○人○疑○為○亡○將○金○多○擄○掠○輔○至○較○杜

架閣之身冒白刃其相去幾何而我師竟潰余以間道還海上徐子復間關來歸出其新製皆酸楚不可讀是為幸乎為不幸乎夫以徐子之才豈不能草露布如袁宏作燕歌如琳瑯華而孤吟以當慟哭且將與田橫賓客為伍彼所為奇計秘策足以排難解紛者安在豈所從非其人耶抑時為之耶余自愧不逮文山遠甚倘河清難俟則徐子雖不得為鄒杜諸人吾知其為王謝兩賢矣因書而授之以冠其詩

曹雲霖詩集序

壬寅 鄧利春 曹雲霖 雲霖中丞汪龍詩集序

甚矣哉懽愉之詞難工而愁苦之音易好也蓋詩言志懽愉則其情散越散則思致不能深入愁苦則其情沉著沉則舒籟發聲動與天會故曰詩以窮益工夫亦曰境遇然也余自丙戌夏浮海抵昌國未幾曹子雲霖從雲間來葛衣芒屨不問而知其為宋逋臣晉處士也蓋雲霖先從大徹荆先生倡義來海上荆先生死於兵雲霖遂還吳及由吳入越黃侯虎癡以國士遇之遂盡護諸軍爾時張侯服與黃侯同據守

鄧利春 曹雲霖詩集序

張侯侯服下臣曹雲霖本
丁卯年有黃侯名名標
曹雲霖詩集序

昌國。余亦奉命持節護張侯軍。與雲霖旌旗相項背。然未深知雲霖也。顧余性鈍。處於軍中。一切不問。而雲霖籌兵策。聊無寧晷。間嘗進三泖號召事。蹶始還。坐是竟未暇索雲霖所為詩歌而讀之。計雲霖軍需。旁午當未遑制作。即有所製。亦不過如建安從軍諸什詞。雖愉未必工也。戊子之秋。余入山寨。踪跡與雲霖稍疏。踰年。黃侯以部曲生亂。齎志強死。僵余在山中聞之。驚惋累月。雲霖此時將為臧洪乎。抑為豫讓乎。潛鱗戰羽。幸舟逢鄂君。而寔車同廣柳。遵海而南。偶陷虜

穴。至幽囚。憂思萬死。而得一生。其愁苦可知矣。歲在壬辰。余避地鷺左。雲霖儼然在焉。歡然道故。余時樂棘人耳。故不輕有贈答。而雲霖囊中草多感時歎逝。亦不肯輕以示人。工不工。余何由知之。迄癸巳春。余附樓船北歸。雲霖留閩。踪跡又相遠。既而聞其自閩次楚。圖入覲。行在道梗。不得前。復自吳至閩。風塵蕭瑟。孤愁苦雲霖固備嘗之矣。適昌國再陷。余舟過三山。復與雲霖相勞苦。而張侯墓草亦已宿矣。雲霖與余論國事之廢興。悲人風之存沒。感動心脾。稍稍出

舊○什○新○篇○相○示○余○既○歎○其○工○而○未○始○不○哀○其○節○苦○而○
 神○愁○也○一○年○來○雲○霖○膺○帝○眷○秩○中○丞○或○佐○雄○師○入○江○或○
 陪○名○藩○汎○海○山○河○之○感○切○中○湖○海○之○勝○娛○外○累○牘○連○
 篇○無○非○騷○雅○余○亦○方○聚○旅○北○道○與○雲○霖○踪○跡○相○離○合○
 恒○相○半○雲○霖○每○以○新○製○見○寄○輒○作○十○日○喜○復○作○十○日○
 愁○是○何○其○思○深○入○其○情○沉○著○也○工○固○至○此○哉○觀○止○矣○
 然○後○知○愁○苦○之○音○果○勝○於○懽○愉○之○詞○也○茲○雲○霖○將○削○
 稿○以○付○剞○劂○氏○貽○書○問○序○於○余○余○非○知○詩○者○即○雲○霖○
 亦○何○待○以○詩○傳○然○雲○霖○之○境○遇○與○余○與○雲○霖○之○交○游○
 不○可○不○借○詩○以○序○其○大○概○耳○若○夫○太○白○之○詩○而○仙○少○
 陵○之○詩○而○聖○以○及○沈○宋○沉○鬱○王○孟○悲○涼○擬○之○雲○霖○或○
 同○或○異○則○余○同○年○徐○闇○公○必○有○定○論○矣○

楚辭卷之七
 楚辭卷之七
 楚辭卷之七

●陳文生未焚草序

祖龍一炬。六籍煙飛。然博士掌故。猶未焚也。迨咸陽
三月火。而經史無餘燼矣。乃後世不罪羽而罪政。何
哉。殊不知樞不朽。流不腐。文章一道。倘陳陳相因。毋
寧付之祝融。氏之為快也。究之秦皇焚書。而書存。漢
儒窮經。而經亡。嗚呼。是豈焚之罪也哉。况乎風雅之
林。日趨於新。而動輒刻畫。開寶步趨慶歷。譬之寒灰。
其能復然乎。夫焦尾之桐。出爨而宮徵始發。火浣之
布。經皸而色澤彌新。物固有待焚而成。其貴者矣。如

遠以節本作八檢章本
代體

節本此字

陳子文生則又以未焚名篇乎。嘻。吾知之矣。年來烽
舉燧燔。奚啻秦楚之際。幾疑此日。乾坤劫火。洞燒而
文生夷猶其間。每遇名勝。輒欲焚魚。凡經倡和。都令
焚硯。一吟一咏。簇簇生新。若鑽燧榆槐。遽相遷代。非
未焚也。盖有不可焚者在焉。余因謂文生曰。法言有
之火滅。修容戒之哉。火攻固出下策矣。

僧履端詩集序 甲辰

謂節本此

詩之內節本不詳之中者

世之闢佛者。率謂浮屠氏為外教。而瞿曇氏亦往往
逃於枯空。謂不如是。則非禪也。然東林惠遠。白社風
高。未嘗不陶情吟嘯。則詭於禪之外。非禪而拘於禪
之內。亦非禪也。夫善易者。不言易。今使進禪而賦詩。
而字摩貝葉。句勒曇花。則亦偈而已。何名為詩。夫詩
本性靈禪。亦本性靈。要自有活潑潑地者。此即禪機
也。普陀端公。吾未知其禪理何如。而微吟高咏。絕非
枯空者可比。彼豈欲以詩名哉。無亦禪機所觸。不禁

端公詩本下有首字。如世下至可也
有不言

詩名不節本有寫字

不拘於禪下節在右也

其洋洋洒洒矣。余偶得其數什而諷之。固無貝葉曇
花風味。以是知端公能超於禪而不拘於禪。端公之
師有秋興數十首。清微婉澹。業剗傳世。而端公能
繼其宗風。真不愧傳衣鉢矣。是為序。

送馮生歸天台序

癸卯

夫髮者血之餘也。於人身宜若駢贅。瘤然。然而無髮
吾未見其為完人也。所以羽毛鱗介。總成異類。而戴
髮含齒。則獨鍾於保靈。譬如百辰麗天。萬卉附地。蒼
蒼莽莽。振古如茲。已則夫髮者。亦人身之百辰萬卉
也。是故古今來元公。以握髮輔名。卿以濡髮著高士。
以散髮為放達。逋臣以晞髮為艱貞。即使箕子。佯狂
滿頭霜雪。左徒顛顛。雙鬢風塵。未始不以髮心。短長
睥睨。千載人。以髮重乎。髮以人重乎。以是知凡有血

則夫動本生此則

氣者有髮則形骸非幻無髮即鬚眉不揚蓋有老而
禿者矣未聞有童而禿者也惟魑魅之鄉龍蛇之族
始號窮髮之地故斷髮者蠻俗也祝髮者胡教也辨
髮者夷風也華戎所分莫不於髮取辨焉今則敷天
魑結率土髡鉗獨山阿海湄猶然擲風沐雨與鱗介
爭此冠裳乃馮生則謂與其被髮而祭野無寧披髮
而入山舍華隱曜殆將十九年一日渡海來謁衣冠
甚偉鬢髮如漆儼然桃源中人也且出舊製數篇相
示其採芝之曲歎其採薇之歌歎蓋不待卒讀而髮

其採薇之曲歎其採芝之曲歎

已上指矣余因以馮生之髮較蘇卿之節則十九年
畫粥斷齋固無愧於吞氈啜雪也異日明天子出而
詢茲黃髮馮生雖顛髮種種乎而對鏡彈冠即一髮
千鈞矣

●梅岑山居詩引

從來儒墨分席。然詩律可通於禪。禪鋒每寄於詩。是
何以故。蓋詩家格律甚精。不遜虛空。三昧而禪家機
鋒相觸。原具風雅三昧。故禪有魔。詩亦有魔。而詩稱
聖。禪亦稱聖。超悟者本無殊趨也。芥舟上人。以遠公
宿根得生。公妙解。振錫名山。元風掩曠。禪悅之餘。遂
成梅岑新詠。騷耶偈耶。讀之如坐光明藏矣。是使騷
人雕風鏤月。總似拈花。釋子說乘參宗。無非夢草提
起法幢。掀翻騷魔。直擬大士現身。豈僅老僧饒舌。則

解有魔下。即本有魔字

似對本亦作是

掀翻本亦作寫

滿恒河沙。皆詩也。滿恒河沙。皆禪也。有聲有聞者。當作如是觀。無色無相者。亦當作如是觀。

水槎集引

於戲。此余槎上作也。昔之乘槎者。或為客星而入。犯斗。或入女宿而得支機。故至今羨為勝事。余獨不然。浮踪浪跡。當淒霰嚴霜。不得已而棲托靈槎。筆墨所及。率成水聲。則是槎非貫月也。亦非挂星也。而茲集所存。又皆余晚節所作。于是以水槎名。嗟乎。水澤腹堅。天根盡見。乃從凌陰。和越間。而欲論列古今。辨正夷夏。不失君臣父子朋友之義。不其難矣哉。異日者。東風解凍。尚有想見。枯槎中人。而興歎者否。

此圖為... 總...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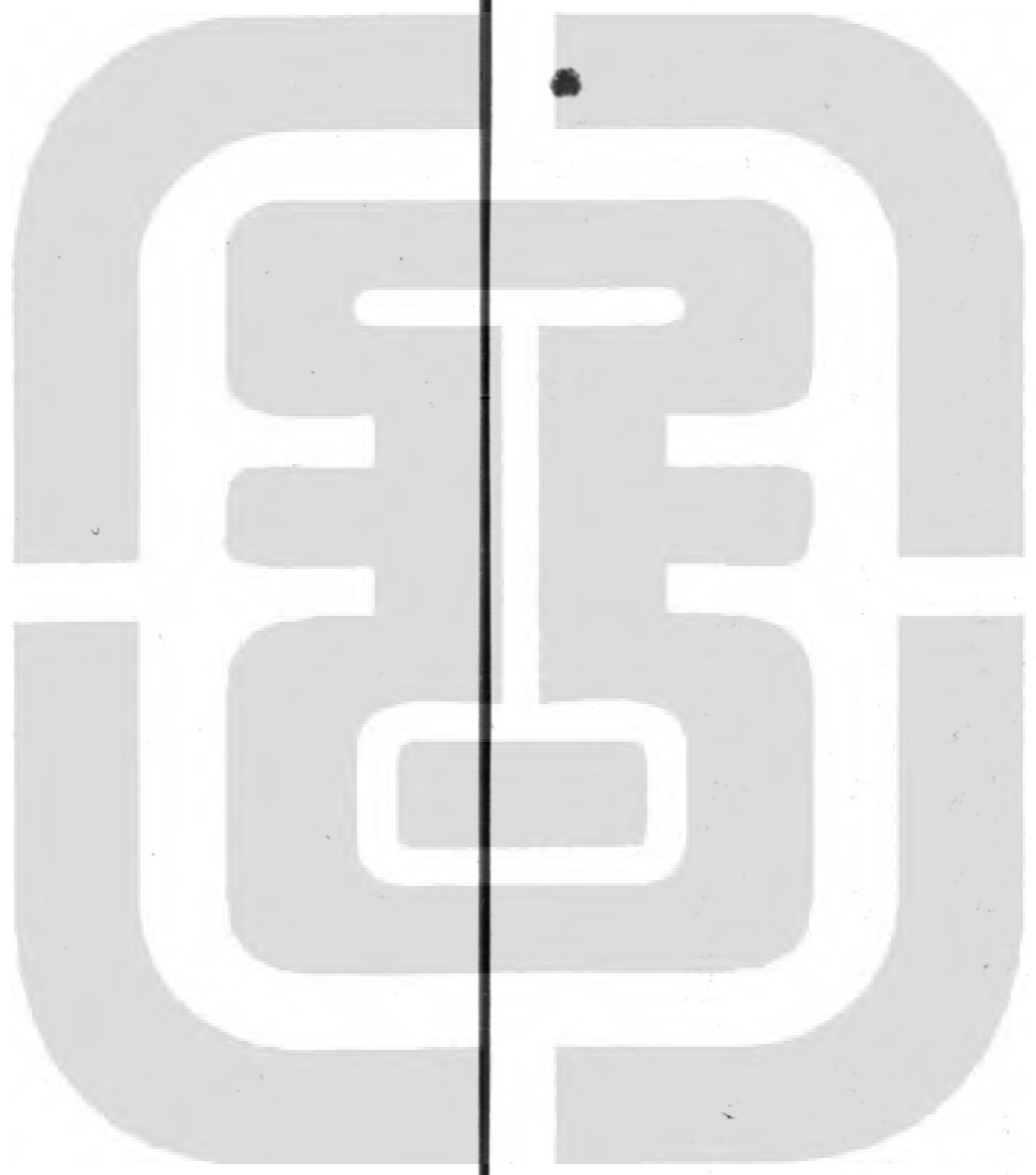
...

...

...

...

...



節制本無所少

色相者
無色相者
節制本無所少

滿恒河沙。皆詩也。滿恒河沙。皆禪也。有聲有聞者。當作如是觀。無色無相者。亦當作如是觀。

水槎集引

於戲。此余槎上作也。昔之乘槎者。或為客星而入。犯斗。或入女宿而得支機。故至今羨為勝事。余獨不然。浮踪浪跡。當淒霰嚴霜。不得已而棲托靈槎。筆墨所及。率成水聲。則是槎非貫月也。亦非挂星也。而茲集所存。又皆余晚節所作。于是以水槎名。嗟乎。水澤腹堅。天根盡見。乃從凌陰。和虺間而欲論列。古今辨正。夷夏不失君臣父子朋友之義。不其難矣哉。異日者。東風解凍。尚有想見。枯槎中人。而興歎者否。

授星槎校

Handwritten text at the top of the page, possibly a title or header.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upper middle section of the page.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middle section of the page.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lower middle section of the page.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bottom section of the page.

